



月光城 小小说

鞋楦

冯渊

林花姐站在苦楝树底下。紫色的楝花扑簌簌落下来，落在她的发间。她的头发又多又长，大辫子直垂到腰下。这些细碎的楝花花瓣掉在密密的头发上，她都没有感觉。

她站在树下纳鞋底。她纳的鞋底比别人的厚。

林枝说，你的鞋就是做得比我好，你什么都比我好。林枝是林花的妹妹。

林花扬起眼皮看看妹妹，什么都没说，眼神里又好像说了什么。林花的眼睛是弯月形的，看上去就在笑。你想凑上去，跟她笑，她连眼皮也不动一下。她并没有笑，只是看上去在笑。

我观察了很久，一直是这样。她不仅不对小孩子的我笑，对跟她一样大的世年哥也不笑。世年哥赔了多少笑脸，很少换来她的一次微笑。不像林枝，对谁都笑，温和的，暖暖的笑，就没见她生过气。

林花不笑，为什么长着一双会笑的让人误解的眼睛呢。她的个子高挑，她的神情严肃，我们这些小孩子看她在她眼里就像圈里跑出来的猪，野地里的鸡、狗。而她，是村子里最好看、最耐看的姑娘。

她手里的鞋底厚实，边缘包的白布亮得耀眼。林枝说姐姐的布头都用米汤浆洗过。烧饭时，从米上滗出滚开的汤汁，倒在瓦缸里放上几天，有点发酸时，将衣服、被单泡进去，再捞出来，端到水塘一遍一遍搓洗，这叫浆洗。大太阳里晾干后，浆洗过的衣服、床单更挺括，更白。

没有人将那些碎布头也拿来浆洗，只有林花姐这样做。她做这些事一点都不嫌费力气。你看，她手里的鞋底就比别人的亮堂。

麻绳是一样的，有一点点淡青色。麻就栽在菜地边上，剥麻是春末夏初，砍下来的麻杆带着新鲜的好闻的气味。清除麻叶，剩下光光的麻杆，大拇指和食指攥起来，从一个合适的角度夹住麻杆边缘，轻轻一撕，成片的麻就被剥离了光洁的赤条条的麻杆。这些麻片要经过梳理、晒干，再搓成细细的麻绳，用来纳鞋底。那些不搓成绳的麻丝，是预备着在老人去世时缠系孝衣孝帽用的。

穿针引线，上过蜂蜡的麻绳穿透鞋底厚厚的布层，拽出来，拽一下，嘶一声。一般人的麻线，只需要拽两下，嘶——嘶——两声。“拙闺女，纫丈线”，线长了扯不匀，容易打结。林花姐的麻线却能长而不乱，穿出鞋底，要用手拽四下，响四声，再扎下一针。楝花就在嘶嘶嘶嘶的声音里落下来。掉在头发上的，林花姐不

理，掉在鞋底上的，她轻轻吹掉。她微微撮起嘴唇，不见用力，那些紫色的细小的花瓣就落在她的脚边。她不动，花瓣就围住她，一片紫色的花瓣里，林花将麻线越拉越长。

纳鞋底的针要钢火好，要有穿透力，要靠它带着麻线在一层层布中穿行，用力不均匀会断针，针断半截在鞋底里很麻烦，要用针钳子夹出来，换根针重新穿麻绳，很费功夫。林花姐从不会断针，针就长在她的手指尖上，她的手指细细的，柔柔的，跟着针吃劲，该用力、该收手恰到好处，针在她的指尖服服帖帖。

她有时抬头看看楝花，飞快地瞭一眼就收回来。一抬一收之间，她的眼波像水一样流动着，里面藏着什么，我看不出来，她在憋着一股劲，在想着一件事，在念着一个人？

我哪里知道。

世年哥是木匠。他的手艺不好不孬。他打的桌子四平八稳，能立住，你要说有多好，说不上来。他打的椅子，坐一两年不会散架，榫卯是牢靠的，也都是一般成色。

一个人不可能样样都出挑，都出挑，老天爷也会妒忌。世年哥坐在一大片麦地旁边对我说，你看，大家都是一棵棵麦子，能出挑到哪里去呢，你在麦棵里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坐在地边上看，那都是麦子，谁知道你哪瓣叶子壮一点，哪根杆子硬实一点呢？都是麦子！你就是麦子，不要想着自己是一棵树。

他说着，突然自己跟自己生起气来。

世年哥，你的鞋楦就做得比所有的人都出挑。

那倒是。世年哥马上消了气。

鞋楦家家都要用到。它不是一整块鞋型的木头，是好几块木头拼成的。最大的一块像脚掌的形状，塞进做好的鞋头里；鞋口那里，根据鞋的大小，楔进几块矩形的木块，将鞋内的空间饱满地撑起来，用小铁锤砸紧，可以定型。

每个人的脚不一样，除了大小，还有很多区别，有的人足弓高，脚背饱满，鞋面撑起来高高的，走路都有弹性；有的人是扁平足，脚背很低，鞋面就不免软沓沓的，走起路拖泥带水。世年哥爱揣摩这些，做了不同的鞋楦，有的高挺，有的矮壮。他还反复叮嘱大姑娘小媳妇，鞋帮鞋口要留一点余地，鞋穿起来才润滑，不挤脚；楦头不能做太紧，鞋撑大了，脚伸进去填不满，鞋就空落落的。他说这些话时一点也没有笑，纳鞋底的女人都笑，还骂他。

有人刚学做鞋，用标准的

鞋样和鞋底，但鞋面裁剪需要功夫，稍不小心，上鞋时会变形，像那晒坏了的葫芦瓢，蔫头耷脑的。

林花姐做的鞋挺括、饱满、秀气。黑灯芯绒的鞋面，雪白的鞋底，针脚细密匀称，人家抢着看她纳的鞋底，想从中找一点断针断线的地方，最后总是很失望，连一个凸起的线头都没有。她的麻绳要拉四下才扎一针，当然线头很少。一般的人是不计较鞋底的，穿上脚，天天泥里土里的，再好的针脚又怎样呢，谁也看不到。

林花姐轻声说，我做鞋不是给谁看的。

她的手艺这么好，没有人计较她的话，也不知道她说的什么意思。

鞋底针线粗细不均匀，踩在脚底下看不到，这就算了。有的人，上鞋也上不好，做成的鞋歪歪扭扭，这是藏不住的。世年哥有办法，他会临时帮衬一些小木块，这些不幸的鞋，用他特制的楦头一楦，该鼓的地方鼓出来，该瘪的地方瘪下去，最后竟也有模有样。

世年哥，你怎么会有这些本事，你有这些本事为何不好好打床打桌子呢。我问他。

他温柔地看着我笑，轻声慢气地说：滚——

世年哥问林花姐，你就从来不叫我做楦头？

林花姐看着苦楝树的梢头，我做的鞋，哪里要楦。

鞋里面总有一些针线到不了的地方，楦过的鞋，边边角角都踏实，穿起来舒服。世年哥苦口婆心劝。

林花姐笑，你那些楦头，凑合着对付瘪葫芦吧。

连我都能看出来，他们说不到一块。世年哥还在炫耀他的楦头。他的楦头确实做得比他做的桌子椅子好，但对一个不需要楦头的人，那些好，有什么用呢？

林花姐脸上开始还有一点笑，说着说着，那一丁点笑意也从她的眉眼间消逝了，声音不大不小，对世年哥说：滚。

世年哥好多天不开心，坐在麦地边一棵榆树下，他搞不清，自己到底是麦子还是榆树。

林花姐做了许多鞋。单的，棉的。家里老少都齐备了，她还在做。攒到一定时候，她到镇里邮局，将这些鞋包裹好，寄到遥远的海岛。

喜鸾在海岛当兵。喜鸾是镇上的小伙子。

头三年，还每月有信来，寄上照片，英姿飒爽，戴着有飘带的海军帽。

后来，信渐渐少了。再后来，连鞋都退回来了。

世年哥看着心里着急。但

是林花姐从没抹过一次眼泪。她作鞋不需要楦头，做人也不需要人帮衬。她照样做农活，浆洗衣服，纳鞋底，上鞋。我喜欢看她在苦楝树下纳鞋底的样子，有时钢针稍嫌涩了，她扬起手，将针尖从额上的发丝间轻轻掠过，我的心一惊，担心针尖蹭到她光洁的头皮。

没有的事。怎么会呢。她做事太有分寸了，太稳当了。她的手轻轻扬起来的样子，像风吹过柔软的树枝，是有韧劲的，轻轻地擦过发梢，针尖吸收了梳头油，变得滑爽了，再扎进鞋底时，变得富有穿透力了，拽麻绳的声音也特别干脆，嘶嘶嘶嘶，真是好听。

一年以后，林花姐出嫁了。那天，她穿着大红的衣服，脸上光洁、白净，露出少有的微笑。她的弯月一样的眼睛本来就像笑，但那天我看到她的嘴巴和鼻子也在笑。这是很少见的。一般新娘出嫁，离开父母是要伤心的。林花姐那天偏偏笑着。

林花姐还是嫁到镇上去了。新郎是粮站站长的儿子，在政府工作。嫁过去之后，还能安排林花姐到粮站做合同制工人。

那个在海岛当兵的喜鸾就住在粮站旁边，他的家，只有两间小房子。他还在海上当兵，听说那是一个比镇子还小的岛。

林花姐成了镇上的人。村子里再也没有人站在苦楝树下纳鞋底，长长的辫子在漫天飞舞的楝花中，跟湿漉漉的树枝一样，那样耀眼，那样寂寞。

世年哥站在我身后，说，有些人，她就不是麦子，她也不是树，她是藤，能攀到树梢上。

你有好手艺，多歪的鞋子你也能楦好，世年哥，你才是树呢。

手艺有什么用，我的心空了，我是一棵空心的树。我跟一个孩子说这些干什么。

世年哥从苦楝树下摇摇晃晃走了。楝花一片都没有落在他的身上。这是很奇怪的事。

